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八

地官司徒第二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正義鄭氏鍔曰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土地故為地官所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庶之政令故又名之曰司徒　鄭氏康成曰教所以親百姓

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擾亦安也言饒衍之賈疏案尚書周官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則周亦以五為教　案五教根於性而率之為道者十二教則隨其時地而事為之制物為之防蓋五教為經十二教為緯　王氏應電曰擾者寬柔以教習與性成也　朱子語類問司徒職在敷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畧言山陵林麓之事甚詳何也曰須使不饑不寒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教始可施但其中言教亦不畧如族師閭胥書其孝弟睦婣任恤屬民讀法之類皆是

案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隷於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教之大旨無非作其忠敬之心親遜之誼而其所以教者即散著于祭祀喪紀昏冠飲酒與夫須職事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之内故詳考州長至比長職事乃知地官所掌無一事之非教所以能盡天下之人而教之也　司徒會五地以辨物生相土宜以安民宅分三壤以均賦貢别年歲以制力征

凡所以除民之害而厚其生者皆所以安之也十有二教三物八刑凡所以因事成禮隨時讀法皆所以擾之也安之中亦有擾擾之道即所以為安地官職事無外於此者不曰安擾萬民而曰安擾邦國何也舉萬民則不足以該邦國舉邦國則安擾其民即所以安擾邦國具見矣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案六鄉四面而環王城鄉師四人宜各主一面而注謂兩人共主三鄉蓋以同鄉之州不宜中分而各有所屬且以備有故而無攝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六鄉首善之地司徒自治而教之鄉師為之師長六遂以及都鄙皆天子畿内之地司徒不能徧及故於六遂特設遂人一職治而教之遂師為之師長都鄙之治教則屬諸其長而有都則都

士都宗人都司馬朝大夫諸官以提挈之若邦國之治教則在諸侯而有牧伯以統帥之然其教治皆出於司徒　舒氏芬曰周公設官之意謂教必發乎邇可以見乎遠故教事於六鄉為最詳焉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正義鄭氏衆曰百里内為六鄉外為六遂　鄭氏康

成曰載師職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司勲職掌六鄉之賞地六鄉地在遠郊之内則居四同賈疏司馬法王城百里為遠郊于王城四面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馬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别正師胥皆長也正之言政也師之言帥也　賈氏公彦曰曲禮三公曰天子之老在朝八命即典命職三公八命是也分陜而治則

九命大宗伯職九命作伯是也　王氏志長曰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不列其職掌盖以道倡率一鄉地優體尊不煩以事也　黄氏度曰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比興賢能獻書于王則與焉所謂師也父兄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　章氏俊卿曰鄉大夫卿也何以謂之大夫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固可謂之大夫矣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故鄉大夫掌鄉之政教禁令則卿可曰大夫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則

士亦可曰大夫　鄭氏鍔曰庶人在官者曰胥閭長亦以胥名取其才智足以長人爵為中士則與胥徒有别矣易卦地上有水為比以水與地至相親也五家可謂親矣故名其長曰比長　何氏喬新曰比長雖統五家即上農也閭胥族師則農夫中德行才能足以表帥一閭一族者異其秩而增授田使合子弟傭閒民耕之以代其禄非如六官中之士食民賦税也

案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可見三公之統鄉民也經無三公而散見于朝士司士諸職則三公雖為六卿之兼官而固在六卿之上矣每鄉卿一人即六卿也周官六卿之外别無所謂卿者軍旅田役喪荒賓客大司徒小司徒鄉師主之五官皆有事焉而鄉大夫一無所與以是知其即六卿也

百家之長即以師名官則黨正州長以上掌教治者其德行道藝之足以表衆可知矣記曰能為師然

後能為長此古之民所以易於觀感興起而政教無壅也　六卿兼鄉官故凡軍旅田役皆鄉官令其屬帥民而致與大司馬軍將皆命卿實相合鄭注大司馬謂軍帥不特置乃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者是也賈疏乃據此謂鄉大夫別置而非六卿誤矣

通論王氏應電曰周官之法在朝則為六官在國則兼為鄉遂之官及都鄙之君故平居則六卿各教其所治民不必別立守令國有大事而致民則六卿各

率其鄉遂之民而至不必别有徵召國有大故則六卿各糾其民而守不必别為長帥其有會同師役而用衆則六卿各帥其都家所統之民而往不必别為之將觀夏書甘誓乃召六卿即六事之人則此法自古已然所以體統合一情意流通而無後世内外隔絶上下扞格之弊也其族師而下皆使民自推擇其長因而秩之耳故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　薛氏衎曰以公卿之尊下領六鄉之

治所以重教事也而三公不列職明道德在躬無徃而非教以六卿為六鄉之大夫而七事皆有聯明治禮刑政事皆所以為教　六官之屬莫不各有府史胥徒而鄉則無之盖自鄉大夫受教法而頒之於鄉吏凡羣吏之周旋於鄉以行教事大抵皆身親之且鄉師為教官之攷府史胥徒具列文書調度亦不患無人也

餘論馬氏端臨曰兩漢郡守皆自辟曹掾所辟之史

多取於所治之地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姦邪稔

庶人之休戚故治狀顯著常必由之此周官之遺意

也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

上拘於參互之法不使之効職顯能于本土士之賢

者亦以隐情惜已不與郡府之事為髙而與郡守縣

令共治其民者則皆舞文壞法之胥吏也治何由而

進於古乎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聚土曰封謂壝埒及小封疆也

賈氏公彦曰大司徒設社稷之壝封人相左右故

在地官為職首胥徒多以畿封事廣

案所謂封疆者封土於界上也其職云凡封國封其

四疆則舊說謂典封疆之官亦無可疑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主教六鼓四金是教官故在此

陳氏傅良曰鼓人舞師不隸宗伯而隸司徒葢用之於野事

案鼓人所掌六鼓四金之節用于祭祀軍旅田役喪紀災祲夜鼜鄉遂都家公邑無地無時不有事焉不獨秀民能辨其音聲即甿隸亦知其節會乃教事之重大而周徧者故次封人　鄉師四時出田法以教戰金鼓所以為車徒之節制也次舞師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畧于兵舞見之平時習舞然後前期可修戰

法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舞徒給繇役以能舞者為之賈疏餘官直言徒此言舞徒者必能舞乃得充徒數也　魏氏校曰鼓舞為民間通用之樂故屬司徒聖人所以習民於禮樂而興起教化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舞師主教野人之舞故在地官樂師所教乃國子學舞者故入春官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牧人養牲于野田者賈疏對充人養牲于國中

詩云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

則具賈疏無羊詩　賈氏公彦曰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亦

地事也

案載師任遠郊之地有牧田牛田即牧人牛人畜牧

之地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

二百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賈疏亦無羊詩犉者九十其餘多矣賈疏引詩證牛多須有二百人牧之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牧人兼六牲而官下士以其職止芻牧之事故與雞人羊人犬人同牛人雖主一牲而牢禮膳犒會同軍旅行役任載皆用之故官為中士馬則又重於牛故校人為下大夫也

存疑王氏應電曰六牲有養之者初時畜之也有共之者將用而以其牲入陳也有奉之者既殺而薦之也馬畜於夏官之圉人供於校人而大司馬奉之牛畜於地官之牛人供之者亦牛人而大司徒奉之雞供自雞人而養於夏官之掌畜者以其為擾畜之類也羊畜於羊人而大司馬主奉馬牲故特設小子供而羞之犬供自犬人大司寇奉之而養於地官之槀人者以宜穀食也豕水畜其養而供奉之者則在冬

官矣養之者知物性而得其居處孕字之宜者也供之者稍知禮儀者也奉之者則肅將祀事而以交於神明者也

案羊人職若牧人無牲則買牲以共之則五官之屬掌牲者但選其中用者以入牧人而阜蕃之則牧人事也王氏應電謂生養于各官及將為牲又養于牧人誤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　賈氏公彦曰諸官以堪入祭祀者送付牧人至祭前三月選入充人芻之使肥充故與牧人連類在此　劉氏彛曰牧人雖掌六牲猶牧之草野以適其性未之芻也迨將用以為牲始繫之充人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税之載師者

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　鄭氏鍔曰地有廣狹因其土之所能任而制為之法使地足以容田田足以出賦故名其官曰載師

通論郝氏敬曰載師任地制賦閭師任民徵賦二職相資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徵六鄉之賦貢者鄉官有州黨族閭比止言閭者徵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凡其賦

貢入太府穀入倉人賈疏此非邦國九貢乃九職之貢物 魏氏校曰

謂之閭師者以其周知閭閻細民之情偽

案古者閭同一巷巷首有門乃比法之小成也九夫為井於田制為小成故田必以井計五比為閭於戶制為小成故戶必以閭計閭師任民之法通乎六鄉而所掌以鄉為主故以閭名官閭師無府則其職不主斂也

餘論鄭氏伯熊曰後世催科用保長戶長率以一人

而督數十百家之稅定役者又不問其居舍之廛野故在遠郊而督城中之租居東鄉而督西保之稅姓名里居不可識逃亡死絕不可知而督稅者破家蕩産窮於無所告矣近世三十甲之法亦近於五比為閭之意而民猶病之蓋睽民不異廛野役民不本保伍雖以一夫徵十夫之稅而越境奔走之勞死徙代納之害猶前耳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賈疏人民之外仍有六畜車輦故鄭言已下　徵野賦貢也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鄭司農云四百里曰縣

案注自六鄉至邦國縣居中故名縣師此據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言也其實縣師所主者稍縣都軍賦之事縣居稍與都之閒故于其中取名焉又小司徒井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遂人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遂與都之政治皆至縣而分執其總軍旅田役之卒伍出於井田故以縣名官亦得為一義

餘論陳氏傅良曰管仲三分國之法正是鄉遂法五鄙之法正是甸稍縣都法但其制頗有團併以規利整促以便用兵處非先王立法之意

通論鄭氏鍔曰井牧之地有名縣者四甸為縣是也六遂之地有名縣者五鄙為縣是也采邑之地有名縣者小都之田任縣地是也此縣師之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亦名曰縣與上所言三縣之名則同其實則異蓋王國百里之外為六遂又其外為小都大都其餘地未須者則為公邑天子使吏治焉其官名曰縣師則四甸之縣五鄙之縣小都之縣凡所謂公邑者皆統於是也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遺俞季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以物有所饋遺　王氏昭禹曰掌施惠以振救故以遺人名官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力政者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保氏司諫司救官之長鄭司農云詩小雅樀維師氏　賈氏公彦曰以教國子故使中大夫為之國子衆使役處衆故其徒多　陳氏汲曰師氏徒百二十人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帥四夷之隷以守王門其徒不得不多也

通論程子曰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有師以成其

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有從學後世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　賈氏公彦曰既與師氏同教國子官與府史別者以其教國子雖同館舍别所故置官有異

案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則非三公之師保明矣

大戴記稱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乃六卿上兼三公之位而非此經之師氏保氏也鄭氏引以詁此職蓋誤

餘論魏氏校曰先王有師臣者有友臣者於公孤則師之於師保氏則友之師嚴而友親故相須以成德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

案先王之世所以教閭閻之秀民則有家塾黨庠州

序之師教王世子王子國子則有師氏保氏而又合之於成均法無不備矣此外農工商賈下逮隸圉有一人之不教則聖人之心惻然有隠而於政教必有所壅然惟學士始可責以六德六行六藝之備至於平民少習閭塾之教則循理奉法為善去惡其實事即在政役弛舍發徴期會農桑衣食遊居作息之間故别立司諫司救之官廵問而覰察之糾德正行考藝辨能以勸其從誅惡警過三讓三罰以懲其違所

以德教蒸於四海而可致刑措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

通論鄭氏鍔曰王者以天下為一身已之德成而無過亦欲天下之民有德行而無過惡故為民設司諫猶已有諂㵒之師為民設司救猶已有諫惡之保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調猶和合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

賈疏異類謂別姓 今齊人名麴麩曰媒

案民相怨讐及合婚姻隨地而有之和之以觧其難合之以厚其別皆所以明彰禮義故屬地官然後事便而教習也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市市官之長　賈氏公彥曰市以聚人猶地之容衆故在此以其經紀事大故使下大夫尊官為之胥徒又衆也

通論薛氏衡曰日中為市致民交易情偽易滋故司市以下大夫董正之而質人之質其成廛人之斂其布亦各以士為之其大綱固已舉矣猶慮夫情偽之不勝窮耳目不足以盡防也故自胥師至肆長必使司市辟之精于伺察者則以為胥師明于物價者則

以爲賈師司虣以禁鬬囂司稽以執盜賊胥以襲其不正肆長以辨其名實凡市肆所當曲防者莫不各庀其司則孰敢爲梗乎又慮商賈有淹沮之虞齊民有倉卒之需於是設爲泉府之官以廛人之征布而制斂散之權用以濟市政之窮是以欺詐不生而民用無所缺也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質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平定物賈者賈疏其職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彼注云成平也是平定物價者

案民閒之交易或相期約而不能立判官之取予斂賒或以事故而難踐前期故設質人掌其質劑書契以息抵冒正辨爭則官名亦可以質劑為義注謂主平定物價誤矣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注故書廛為壇杜子春讀壇為廛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即市屋舍名之為廛也　李氏叔權曰周官之市政有十掌其征者僅一廛人其餘惟在防民之奸治其有無相通之政而已

案民居亦曰廛但廛人為司市之屬則為市廛明矣疏以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是也而又引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謂是民所居之區域則不免兩岐盖貨在肆始稅其廛若民之邸舍安得有

稅矛

存疑杜氏子春云廛市中空地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者賈疏知皆司市所自辟除以領羣胥而非官也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胥師領羣胥賈師定物價司虣禁暴亂司稽察留

連不時去者　賈氏公彦曰肆謂行列

案有爵者自下士始故知胥師以下非官也比長治五家即假以下士之名胥師賈師治二十肆而仍與羣胥伍以是知古之賤末而貴農也惟不假以爵故王都而外鄉遂都家公邑凡小邑聚有列肆者守土之吏皆得辟除以治市政又所以便民而恤商也鄉大夫所賓興半農家子而未聞工商得與焉西漢之初有市籍者子孫不得推擇為吏所以使民榮義而

輕利民食之豐匱風俗之淳漓恒必由之　司虣所禁者顯故十肆一人司稽所察者隱故五肆一人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衆曰故書泉或作錢　賈氏公彦曰其職掌以市之征布故與司市連類在此

通論易氏袚曰外府列於天官而泉府則列於地官者以掌市之征布也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賈疏匠人營國九里旁三門四面各三門是有十二門　賈氏公彦曰其職云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與司市相聯故在此司門總監十二門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啟閉者

案鄉之官以上大夫主之遂之官以中大夫主之門

市之官則以下大夫主之輕重之差也每門下士二人而主之以下大夫盖王城管鑰之任非位尊權重不能防閑而糾詰之也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關界上之門　賈氏公彦曰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亦十二關其職云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故連類在此司關亦

在國內以檢校十二關者下云每關下士二人則在關門啟閉　王氏應電曰由門而出者必至關由關而入者必至門故關統於門司關秩卑而胥徒多者以關之所轄遠於門也

案門關皆府一人史二人書契簡也徒四人而無胥即此見商旅之無擾矣　王氏應電門關無兵守云云乃以唐宋以後之政俗議周公之典法言之不中無足怪也周官掌固司險所掌守政聯衆庶與士庶

子爲一體無間國中郊野閭族州黨之民比户而居者皆兵也國有大故鄉大夫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則國中四郊之守已固矣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都鄙公邑城池之固牧長與其民守之山林川澤之阻掌固司險與其屬守之無在而非兵也其平居無事門關之守不過稽察無節傳及貨賄不物者故每門每關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已足以待其事無所用衆也司啟閉者不過下士無所用威權也

後世門關之操柄日重卒隷從衡侵削商民阻抑行旅自孟子時已患其為暴然後知周公之憂民切慮患深也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　賈氏公彦曰節連於門市故在此

餘論呂氏祖謙曰案春秋傳司城蕩意諸来奔效節

於府人古者府人藏節故也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　賈氏公彦曰遂人中大夫二人當小司徒遂師下大夫四人當鄉師六鄉為正六遂為副故尊卑不同以主事相似故上士以

下其數與司徒同

案注謂六遂之地自遠郊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非也六遂獨百里至二百里地其遂大夫所兼掌則有甸稍縣都公邑之吏治耳遂人通掌縣鄙溝涂形體之法故曰以達於畿非畿内通為遂地也六遂之吏所掌穡事為多如有天時地澤風雨之急移用其民皆刻不可緩若官府設于王朝必待稟命而行則緩不逮事矣考秋官遂士掌四郊謂獄之

治在四郊也以類推之遂人遂師治所亦在四郊與劉氏彞謂居司徒之府王氏與之謂居朝以總六遂之事皆非也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酇作管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縣鄙酇里隣遂之屬別也　賈氏公彥曰遂大夫各主一遂似鄉大夫各主一鄉但其

官皆卑於鄉官命數皆減一等　王氏安石曰遂官各降鄉一等故州謂之長縣與黨同謂之正鄙與族同謂之師

案或因鄉大夫即六卿謂遂大夫亦兼以王官非也鄉近而遂遠鄉窄而遂廣其職任已不侔矣朝之爵為中大夫者其有幾何皆各有專司職重屬多事繁地遠皆必不能兼鄉遂之治教政令而遥相統攝者也則六遂大夫不可以六鄉例之明矣遂人遂師或

無攝耳其遂大夫必特置之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旅衆也旅師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其地廣故官屬與胥徒多

存疑孫氏之宏曰先王之民入有保受出有節傳豈容浮遊旅寄于四方令民以羇旅為名官以新甿為職豈非自狹徙寛移偏聚之民於閑曠之地必當勞

来安集之乎　易氏祓曰或謂旅師之新甿繼於隣長之後即民之徙于他邑而為之授者然他邑亦六遂之邑乃遂人以下劑致甿之法非旅師以質劑致民之法大司徒之荒政十有二不言移民之事若食不能人二鬴有非荒政之所能聚者然後廩人為之移民就穀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或受廛為甿則謂之新甿所以有旅師之法

案遂之賦粟里宰徵之遂人遂師令之入于廩人倉

人其餘留於野謂之𥟖粟與屋粟閒粟並掌于旅師方春耕民有不足則須之待秋成有餘則歛之本職所謂散其利也其尤貧及有疾病事故者則施其恵而不責以償此其本職也新甿之治則其兼掌論者或以旅為羇旅之旅而謂專治新甿義恐未的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稍所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為縣師令都鄙丘乘之政令也

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賈疏

其職云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故云主爲縣師令都鄙丘乘之政令言自稍以出者從三百里向外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委烏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委人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　賈氏公彦曰主斂芻薪在道以共賓客亦徵斂之官故在此　王氏曰多曰積少曰委積兼牢米薪芻委則止於薪芻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均猶平也土均主平土地之政令者　李氏嘉會曰均人事簡故長用中士土均所掌者廣故長用上士而中下士亦倍增焉　魏氏校曰事與均人同均人止國中及四郊土均盡于天下禹貢庶土交正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土均其遺法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草除草賈疏其職惟有芟種之文無殺草之事鄭云除草者殺草然後種之也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胥徒多者以其并遣營種稻田

薛氏衡曰下地水鍾非導其壅溢土利不興疏鑿之功或有民力所難成者故特設官以主之

案遂人掌縣鄙溝洫其法達于畿内故序旅師至稻

人六職次于遂人之下所主俱郊野米粟兵車芻薪與夫糞種耕作之事蓋與遂人相左右者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訓如字司農音馴

正義鄭氏康成曰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 鄭氏衆曰爾雅云訓道也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為久時事賈疏謂博知古事

通論魏氏校曰古者左圖右書土訓圖學也誦訓書學也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

案山澤利多爭訟易生竊盜時發必官為之守而民以時取然後生物阜而惠澤均故官司徒隸不得不

衆繁也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正義鄭氏康成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賈疏爾雅文山足亦有林木與山虞别官

賈氏公彦曰山虞尊中士為官首下士為之佐林衡卑下士而已林麓在平地盜竊者多須廵行者衆以是胥徒特多也　劉氏彝曰胥徒增多于山虞者麓

在山下養材為多供國者衆守其厲禁非多人不可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原　賈氏公彦曰官及胥徒多者川路長遠廵行勞役故也

通論易氏祓曰山林之政令山虞專掌之國澤之政令澤虞專掌之林衡川衡特廵其禁令是林衡正于

山虞川衡正于澤虞也而林衡列于山虞之後川衡列于澤虞之前盖以山林川澤為序　王氏應電曰澤虞中士川衡下士而序官則川先于澤以四瀆為尊也然所掌特地官財賦之事至于疏導之法則冬官詳焉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正義鄭氏康成曰澤水所鍾也賈疏周語大子晉曰澤水之鍾水希曰藪賈疏布乾也詩叔在藪火烈具舉藪中可田獵則知無水禹貢曰九澤既陂爾雅有八藪賈疏案爾雅十藪周秦同在雍州一州有二故十也賈氏公彥曰有水則為澤無水則為藪澤虞用中士尊于川衡者以澤出物衆多胥徒少者巡行地近故也

通論薛氏衡曰山澤國之寶也如括而歸於上則非所以利民用縱而委之下又啟民競利之心故設虞衡以守其法以平其政使民資其利而不能專則土

物愛而厥心臧皆教化也

案於林麓總言之於澤藪分言之者麓多為林而澤藪地各異也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迹之言迹知禽獸處　王氏曰春秋哀十四年傳迹人来告曰逄澤有介麇焉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丱徐音礦號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疏賈

經文丱乃總角丱兮之丱字此官取金玉故轉從礦金玉出于石左形右聲　王氏應電

曰丱地雖不外乎山而屬禁又在虞衡之外丱人之

職所以特重而掌之以中士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掌金玉者非一丱人掌所產之地

職金掌取之之政內府玉府掌其入　薛氏衡曰虞

衡司山澤之材物而山澤所出有非民生日用之常

者恐民爭取之故田獵之禁則有迹人以掌之金玉

錫石之禁則有卝人以掌之自角人至於掌蜃其取諸山澤之農者皆以當邦賦之政令使民不貧而又易從教化行乎其中矣

餘論鄭氏鍔曰寶貨所在不設官以守則豪族巨室擅發地藏而利權不歸于公上後世坑冶之官原起於此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正義王氏應電曰此亦車旗所用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染草藍蒨象斗之屬 賈疏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案其職注云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二注各不同者染草既多互見畧言耳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茶音徒徐音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茶茅莠 王氏應電曰此官掌凡

疏材之物荼以共喪用其事為重故以名官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蜃是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蜃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為蜃

王氏應電曰主斂互物蜃物而以掌蜃名官者蜃用於祭祀喪紀故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囿若今之苑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案本職曰國之場圃則爲載師所任而非農家之場圃可知注引九月築場圃之詩借言耳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藏米曰廩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　賈氏公彥曰此官以下大夫爲首徒又多者米廩事重兼出納多也　郝氏敬曰已下皆養人之事故屬地官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穀者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案廩人舍人倉人皆主米穀之官而秩有尊卑府史胥徒有多寡者廩人總統之舍人倉人分領之又廩人掌其大而舍人倉人掌其小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班祿　賈氏公彥曰班祿者用粟與之故與倉人連類在此

案古者分田制祿凡為卿大夫者固授之采邑矣如管氏駢邑三百晏子邶殿之邑衛人賞仲叔於奚以邑之類是也其卑官散吏及初仕者未及授邑之限則以粟給之司士職以功詔祿以久奠食王制位定然後祿之其規模畧可想見原思為宰而子與之粟

九百亦其徵也府史胥徒人數尤衆故必有司禄之官令其職闕意司禄主其數而各受粟于廩人與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種穀曰稼賈疏對收歛曰穡

案廩人舍人倉人司禄四職相聯而終之以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司稼之職也宫府之餼萬官之禄皆于農夫取之歲有豐凶而法用常禄則不能不取足焉所以示居民上者當惕然於安受野人之養而

職思其艱也在禮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則司稼所謂賙其急平其興以均萬民之食必自貴者始矣春秋時列國有凶卿大夫爭出私積以賑貸猶見三代君臣與民同憂之義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抌音由又音揄

正義鄭氏康成曰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　賈氏公彥曰其職掌祭祀賓客牢禮之米所共多矣而舂

人少者葢舉其能者亦應兼有别矣

案司厲職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則舂人槀人二職女奚之外别有舂槀之婦以共勞役特以其以罪入官故不齒于奚之數也意祭祀之粢盛夫人世婦所有事者則舂人帥女奚為之其餘則舂人令舂槀者為之與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饎尺志反注故書饎作𩜁

正義鄭氏衆曰饎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曰主婦

視饎爨　賈氏公彥曰饎人祭祀共盛共王后六食而不在天官者以因舂人故在此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槀苦浩反

正義鄭氏衆曰槀讀爲犒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　賈氏公彥曰槀人亦因舂人饎人連類在此

案槀人職以女奚者婦人主饋且官吏人民給事宮中者必女奚供食乃便而因通給外朝之食也　舂人槀人其事較饎人爲煩重而饎人奚四十舂人槀

人奚止五人者以舂槀給役者有司厲所入女奴而女舂女槀及奚特監視而指揮統治之耳不列女奴及其數者以司厲職有明文且以罪入數不可定也通論陳氏傅良曰自膳夫至腊人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冢宰至于共內外朝冗食者顧見於地官之槀人何耶共奉天子之飲食若用奄人恐求巧于飲食之中以導諛納諂故使外朝之士大夫宰之而領于太宰誠以防踰侈杜侥倖正人主之心術者在此也至

於內外朝冗食者之食主以奄人意猶後世賜食而取之內廚歟　王氏應電曰案饎人之職貴重而簡要稾人之職冗雜而煩多故不以相混

欽定周官義疏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張永淅

欽定周官義疏卷九

地官司徒第二之二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

賈疏漢蕭何收秦圖籍以知天下阨塞廣遠至後漢乃有司空郡國輿地圖

王氏安石曰掌土地之圖則土會土宜土均之法可施王國之

地中可求邦國之地域可制掌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職地貢之事可令萬民之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夫然後可以佐王安擾邦國
案必知土地之宜人民之數然後可定民之居制民之產以安其身而教擾之是即所以安擾邦國也
通論孫氏之宏曰圖之名一也而職掌不同圖亦異用司徒之圖為安擾邦國設必度疆域之廣狹計五土之多寡凡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則加詳焉司馬職

方之圖為禁暴平亂設必記形勢阸塞可以講攻守之宜道途通阻可以達進退之便凡居重而馭輕避難而就易則加詳焉　鄭氏鍔曰冢宰序官言均邦國本職言治邦國宗伯序官言和邦國本職言建保邦國司徒則同謂之安擾者蓋治常患於不均必均之而後可治故既曰均又曰治也禮意在於和其效則在建保故既曰和又曰建保也若夫教典之教民或因其自然之性或矯其不順之習人民安擾邦國

亦即以安擾故不必别言之至司馬之平邦國司寇之刑邦國無異義故亦無異辭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猶徧也九州揚荆豫青兖雍幽兾并也賈疏此據職方周之九州而言故有幽并無徐梁禹貢則有徐梁無幽并輪從也

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賈疏爾雅注澮曰瀆無注瀆曰川之文注

以義增之也職方九州但有川故知從瀆入川此瀆與四瀆義異四瀆則亦川也 水鍾曰澤 賈疏周語大子晉之言 土高曰丘大阜曰陵 賈疏爾雅文 水崖曰墳 賈疏爾雅墳大防是墳為崖岸之峻者 下平曰衍 賈疏此十地皆相對為名墳既水崖而高明衍為下平此下平又與下濕曰隰者別也 高平曰原 賈疏爾雅廣平曰原高平曰陸此高平曰原者對下濕曰隰而言其實高平即廣平也 下濕曰隰 賈疏爾雅文 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千里曰畿 賈疏職方氏文 疆猶界也溝穿地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 馬氏融曰東西為廣南北為輪 王氏應電曰先辨五土之數而後辨

邦國都鄙之數者去山林川澤等虛數用實地以封國邑也

案此下數節之綱領蓋建土地之圖以辨五土之名物然後知廣谷大川異制民生異俗而施十有二教以一之然後知土地所宜五穀所殖而相民宅任地事然後可量地之肥瘠高下以制地征均地政然後可求地中制地域以建王國侯邦以造都鄙此建土地之圖所以為大司徒之首務與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壝俞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賈疏社者五土之總神勾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為田正王氏與之曰祭法共工之子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植百穀故祀以為稷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列山氏有子曰柱為稷自夏以前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周壝壇與堳埒也賈疏社稷壝外皆有壝埒於四面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賈疏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柏周

居鎬宜栗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别方面　賈氏公彦曰封人設王之社壝官畀主設之大司徒尊官但主其制度而已　朱氏申曰樹立木以為表也

案州社經有明文黨立禜蜡亦宜有社樹之田主似謂樹木於社壝以表一方之田名社與野即為田主之義也注疏乃以為田神而别求尊於社稷之神證以詩之田祖以神農當之豈祭社稷乃奉田主之神以臨之乎抑别有田主之祭而奉社主稷主以依之

乎經傳中絶無社稷與田祖先嗇合祭之文朱氏申之說似較注疏為近理

存與賈氏公彦曰社稷之壝謂中門之外右邉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四面皆起壝埒也樹之田主者謂䄠田之内依樹木而為之

案社稷自王國至州里隨大小有之不止中門外所建樹之田主亦不專指䄠田内也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會古外反

正義項氏安世曰土會總計天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定其數然後辨其所生或以為計土物多寡或以為計貢稅之法此皆土宜土均非所謂土會也

存疑黄氏度曰土會者總天下土地不出此五者

鄭氏鍔曰五地之物生乃五行之氣所偏勝也山林木也川澤水也丘陵火也墳衍金也原隰土也　吴氏澄曰山林之民得木氣多故毛而方毛者木之氣

方者曲直之義也川澤之民得水氣多故黑而津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義也丘陵之民得火氣多故圑而長圑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也墳衍之民得金氣多故晳而瘠白者金之色瘠者堅瘦之義也原隰之民得土氣多故豐肉而庳豐肉者土之體庳者趖下之義也蓋五行之精運於天而其氣寓於地五地之氣既别則其民之形亦隨地氣而變矣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

皁音早

正義鄭氏康成曰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縟毛者也

鄭氏衆曰根生者為植物皁物柞栗之屬今謂柞實為皁斗

案先言物而後言民者下經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則辨五地之物生以人為主必歸重於人然後與下義相承接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膏依注作櫜

正義鄭氏康成曰鱗物魚龍之屬膏當為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屬有櫜韜津潤也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

覈音核專徒丸反圑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羽物翟雉之屬覈物李梅之屬專圜也

案此經毛物羽物亦謂野鳥野獸若馬牛雞鶩則五

土皆宜小畀而不失其大同不宜獨舉為山林丘陵之動物

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莢古協反晳音錫

正義鄭氏康成曰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賈疏薺莢即皁莢王棘即士喪禮王棘若樿棘者也棘雖無莢樹之枝葉與薺莢相類故并言之晳白也瘠臞也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

庳 臝力果反 叢才東反 肉如字 劉而樹反 庳庳音婢

正義鄭氏康成曰叢物萑葦之屬豐猶厚也庳猶短也 王氏安石曰注以臝物為虎豹之屬說本考工但虎豹之屬正此經所謂毛物也臝物宜為蠹螾之屬

存疑鄭氏康成曰臝物虎豹之屬淺毛者也

案王氏安石以臝物為蠹螾之屬或疑蠹螾小蟲與考工有力而不能走聲大而宏者不合非也考工以

脂膏𣎆羽鱗分五大獸此及月令以羽毛鱗介𣎆分五蟲所指各異如考工則毛物之有脂膏者别屬其體大而毛淺者為𣎆其介物之内骨外骨𣎆物之郤行仄行等皆屬之小蟲此以𣎆物宜原隰月令以倮蟲屬中央土自宜以無羽毛鱗介者為𣎆

總論賈氏公彦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之所生皆因地氣所感故形質不同　魏氏校曰五地隨氣異形氣行地中人物之生復隨形異禀蓋天氣以為父

地質以為母子肖母形居多也

桀林麓積草故毛者依草食草而毛如草之莖山陵生木故羽者棲木食木而羽如木之葉川澤積水故鱗者居水而鱗象水之紋墳衍積石故介者潛石而介類石之體其性則從其所禀之氣也其體則肖其所生之形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正義王氏詳說曰上云五地此云五物蓋以形言則

曰地以地所生言則曰物　王氏與之曰因其常而施教者順其所安而為之節文因其所性而為之尊達也

桼五地所生之民形貌既殊則氣質剛柔輕重遲速亦異故必因其常性而施教以變化之

通論鄭氏鍔曰王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嘗疑施教之意

正欲移易風俗乃曰不易何耶及觀司徒因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然後知所當移易者民風之薄惡所不易者土地之所宜蓋生乎五地見乎五物習以為常俗者民也不因其所宜而教之適所以擾之耳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正義賈氏公彦曰祭祀所以追養繼孝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必不苟且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正義鄭氏康成曰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　賈氏公彦曰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堂下六十者堂上皆以齒讓為禮故民不爭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正義鄭氏康成曰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無怨曠

案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家人相怨多起於婦人故以

陰禮教親

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正義楊氏時曰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則樂自有禮矣無相奪倫所以教和也故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黨族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注故書儀或為義杜子春讀為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賈疏易緯乾鑿度文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愉音偷又音揄

正義鄭氏康成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愉謂朝不謀夕賈疏襄公三十一年左傳孟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　易氏祓曰有宮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倫自厚

樂即下經所謂以本俗六安萬民也民得生養之樂有戚黨之歡然後勤於作業而不偷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虣薄報反

正義鄭氏鍔曰臯陶明刑而曰民協於中則刑所以教中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正義鄭氏康成曰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相憂則不解怠　黄氏度曰祭祀有誓軍旅有誓恤憂也使

憂其事

案恤即下經相救相賙之類誓以憂樂相同彼此共之則民知恤人即所以利己而不怠矣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正義鄭氏康成曰度謂宮室車服之制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正義鄭氏康成曰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賈疏齊語士之子恒為士工之子恒為工

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世事也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正義鄭氏康成曰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為善也案矜謂謹持也

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則民興功

正義鄭氏康成曰庸功也爵以顯賢禄以賞功　王氏應電曰制爵禄乃冢宰司馬之事然賓興賢能始於鄉大夫所以興教勸學者實由於此故事屬司徒

總論吳氏澄曰自一至六德禮之屬自七至十二刑政之屬

粢人之形體各象五土而不能相同則氣亦各囿於其質而不能無異始于資稟成為習俗先王辨其氣質之各異而知其性命之本同故設為十二教以一之　敬讓教之本也故首舉祀禮陽禮親愛和樂民之情也故次以陰禮樂禮安其分樂其俗而後教行故儀與俗次之董之以刑警之以誓而後教不廢故

刑誓又次之節用務本則民得所養而教易施用賢報功則民知所勸而教乃有成故以是終焉　此十二教兼禮樂刑政而言隨其時地之所重而勸導董戒之也歷言其效蓋使職教者驗之於民以課教績之成否非徒為文具而已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相息亮反毓音育

正義　鄭氏康成曰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

賈疏十二次詳見保章氏注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阜猶盛也蕃蕃息也毓生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賈疏地之所生出物不同民之所資事業有異若居山者利其金玉錫石禽獸材木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其田蠶是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而居之也王氏安石曰名以命其土即丘陵墳衍原隰之屬易氏祓曰鳥獸則土會所謂動物草木則土會所謂植物以土會辨之又各因其所宜而使民蕃毓之也

棐以教民言則舉五土可以包九州以九州之人皆

稟五行之氣以生也以居民言則五土分為十二土而十二土之中又各有五土必周知之然後可相宅而使同貫利也西北之沙漠東南之斥鹵雖五穀不生而人民亦可以食其土利故第言相民宅蕃鳥獸毓草木任土事而未及稼穡也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正義鄭氏康成曰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

綏之貌詩云樹之榛栗又曰我蓺黍稷蓺猶蒔也

賈氏公彥曰高田種黍稷下田種稻麥丘陵阪險種

桑棗是教之稼穡　鄭氏鍔曰穀之種有於此壤宜

於彼壤不宜者如兗之黒墳青之白墳徐之赤埴皆

壤也而或宜稻或宜麥或宜五種或宜三種不知其

所宜何以教民　鄧氏元錫曰春種曰稼秋斂曰穡

通論王氏應電曰詳山師原師等職辨其名物與其

利害皆因土宜以奠民居之事司稼草人等職辨種

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皆因土宜以教稼穡之事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征稅也民職民九職也地貢貢地所生　易氏祓曰均之者何以頒田之法推之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所獲適相等也茍不辨其等以制地征

則不均者多矣

案辨五物九等名曰土均之法者田有一易再易地有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必辨其等乃可均也九等當如禹貢所差但禹貢是九州之等此則隨地而差之各有九等耳

存疑黄氏度曰土均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𡺳惡為輕重之法行之即司徒所謂辨五物九等以均齊天下之政也　王

氏安石曰民職地貢財賦皆有政然或遠近多寡之不均先後緩急之不齊故以土均之法均齊之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深試蔭反景音影本或作影非

注故書求為救杜子春云當為求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　鄭氏衆曰測土深謂測東西南北之深也

案測土深不可以淺深言蓋惟覆矩之法可以從高

測下然以目之所見爲止若地面之下無術以測其淺深也土圭之法乃求地中自四邊嚮内規方千里以爲王畿又自王畿嚮内以至將建王城之地而置表測景以漸而進故曰土深猶士冠禮設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也若建王城欲知地之髙下以制溝渠而測土之淺深則用匠人水地之法自近及遠遞移其表雖數十百里可馴致也

日南則景短多暑曰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

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

得其所求也賈疏度日影之時置一表為中表又於中表之東西南北各千里各置一表南表於晝漏半得尺四寸景是地於日為近南景短多暑北表於晝漏半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為近北景長多寒東表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巳得夕景是地於日為近東而多風西表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仍得朝時之景是地於日為近西而多陰

鄭氏衆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

處太西遠日也案經文本謂測景以建王國則當時宜於東都王城夏至測之而景長尺有五寸至漢儒乃謂潁川陽城為然何也蓋黃道赤道閒之緯度古濶而今狹周初測景於王城與土圭合至漢時緯度漸狹夏至日稍偏南而景微長必進至陽城然後合土圭朱子曰今海邊漳泉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又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自是陽氣至彼已衰如蜀地有漏天言其多雨如天漏然也　王氏與之曰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景晷相過則有可候之理故致日必以冬夏今建國測景只於夏

至而不於冬至以冬至景長三丈過於土圭之制未若夏至之景尺有五寸與土圭等顯而易見故於此時植表以測之 槷土圭以量景因地中夏至景長尺有五寸故制圭如之非先為尺有五寸之圭以候與圭相等之景也 槷土圭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者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二至之中度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揆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皆由此也 所謂地中者

有二有形之中有氣之中主於形言天之包地如卵
裹黃皆圓體也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
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影之處為然以氣
而言必陰陽五行沖和會合乃可謂中以周髀之說
推之二極之下晝夜極偏其地大寒赤道之下晝夜
常均其地大暑中國當赤道北寒煗溫涼四序循環
無偏勝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氣
故謂之地中經謂天地之所合者地之中氣與天之

中氣合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暑多寒之患合故風
雨會而無多風之患合故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蓋
四時風雨寒暑皆天地為之其交其會其和皆天地
之合為之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
乃言地中之處其景尺有五寸用此以為標識耳
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惟地中平壤為天地之所合北
極下半歲為晝夜赤道下一歲再冬夏惟地中為四
時之所交日東近海多風日西連山恒雨惟地中乃

風雨之所會日南近日多暑日北遠日多寒惟地中乃陰陽之所和　景朝景夕當以鄭賈之說為近理葢天包地如卵裹黄地周之度與天相應每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南北異緯東西異經如夏至日中此處景正時迤東則景必晡迤西則景必早自二百里以外漸差漸遠每三十度而差一時有在此處為午而迤東為酉迤西為卯者今中國經度不同之地節氣交會皆有早晚之殊此得之實測非懸揣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賈疏案三光考靈曜云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經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則是半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等是千里差一寸算法亦然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賈疏四游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游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地與星辰西北游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進退不過三萬里故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

案地體渾圓居天中亘古不動天以南北兩極為樞

紐赤道横帶天腰距兩極適均日行黄道出入於赤道之南北冬至出赤道南故距地近夏至入赤道北故距地遠而星辰距地則四時皆等也四游之説謂地與星辰升降於三萬里中又謂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其説皆不可通葢地惟至静故能載萬物必無升降之理覶星辰距地無四時遠近之殊可見至於日至之景其南北長短之差參差懸絶非一定之數不可以千里一寸計也鄭賈未晰地圓之理故引

無根之說如此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
案於王畿曰封樹者規方千里包高山大陵不可以
溝限惟起封界樹木以表之故造都鄙則曰封溝以
室數計畝制地其域狹也篇首總言制邦國都鄙之
畿疆曰溝封後分言制都鄙之地域則曰封溝者邦
國封疆廣狹不齊地勢所宜或可溝或止起封界與

都鄙計畝制域封必以溝者異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　易氏祓曰土其地者以土圭測日景定東西南北之位然後為之制其小大廣狹之封也

案惟王建國自服於土中則大小之邦亦必相其山川之面勢道路之支腠以定國都控馭四境以土圭土其地者所以正國都之方位也國都既定然後可

以制封域詩云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景山與京

遷國且然則造邦可知矣各方晷景不同皆以土圭

土其地者以土圭之尺寸伸縮計之耳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

四百里其食者叄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

者叄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

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正義 鄭氏衆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

半皆附庸小國也參之一者亦然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顓臾孔子曰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賈疏五經家謂若張苞何休等

王氏應電曰有管轄之地有實封之地此稱五百里以下即詩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皆以管轄之地言也其所稱食者半三等及經傳所載千乘之國皆以實封之

地言也

辨正朱子語類直卿問封國之制孟子所言如何與周禮不合曰先儒以孟子所言是夏商制周禮是成王時制且如孟子說齊魯之封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當時元德懿親藉以藩衛王室不宜過狹小據春秋傳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魯頌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齊魯封域如此廣闊近世陳君舉言封疆方五百里以逥遭言其徑止

百二十五里若如此則男國不過似一者長如何建
國職方氏所載千里四公千里六侯之類極分明直
卿因問武成分土惟三與孟子所言似合曰武成是
初得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槩建立規模孟子是未見
周禮不可以此破司徒職封國之制
案此經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以土之可食者
言也司勳職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以其人所食者
言也

存疑鄭氏鍔曰大司馬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謂可耕而食之地也此所云食者半及參之一四之一亦然葢其地或皆山川林麓則不足以養其民故因其爵之高下而計之國大禄厚其人民衆故食與不食之地各半國小禄薄其人民寡故參之一則不食者二四之一則不食者三耳　鄭氏康成曰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

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

陳氏汲曰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當從後鄭之說

左傳載子產不從晉之賦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

侯之貢可知周之舊制大國貢重小國貢輕其等不

同矣

案鄭氏衆主諸侯自食租稅而言康成主天子食之

而言鄭氏鍔主地之可食者言從先鄭於文義較安

但諸公以下侯伯所轄地域甚大而實封居其一為

附庸者二子男所轄甚小而實封居其一為附庸者三是不可解也鄭氏鍔解與遂大夫辨其可食者合然除山林川澤在大國則可耕之地半在次國則可耕者僅三之一在小國則可耕者僅四之一亦不可通唯康成謂大國貢重小國貢輕於春秋傳子産所云列尊貢重合於理亦得但如其言當云其貢者半其貢者三之一四之一不當云食羣儒相承相變不外此三說故並存之　朱子引詩及春秋傳所言齊

魯之封畧以證封國之里數當以周官為正其實周官與孟子所言亦不甚相遠葢周官所言者制其域也兼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在其封内者而言也顓臾魯附庸而孔子曰在邦域之中是也所謂食者則其實封食其土利者也見於經傳者公惟宋男惟許宿則封國甚稀其甚大甚小者少矣孟子言頒禄故止計穀土周官言所食則并其山澤之毛至邦域之數則包名山大川附庸閒田之在其封内者耳如今大

州縣包絡山河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入籍者不過數十里周官孟子封國異數正類此　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葢天下初定夏商以來建國一仍其舊別無土地可以大封孟子所言周初之制也至周公建典則商奄既誅滅國五十廣齊魯衛晉之封見於傳者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懐姓九宗職官五正本末嘗翦其宗祀奪其土田故三等之國封域雖增所食穀土不過少加於百里七十里五十之數而不甚相

遠也惟宋則疆域最廣所食又多以修先王之典禮體大物博且尹東夏而近王畿朝聘過賓視諸國為殷繁凡以稱其用耳循數推理必諸子以上始有附庸閑田至於諸男則封疆百里析之為五十里者四以田之一易再易計之半為穀土其餘皆山澤藪牧盡以畀之而封內並無附庸閑田蓋非此不足以立社稷通朝聘職貢其詳宜見於司空之篇而今不可考矣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正義鄭氏康成曰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賈疏小司徒職四井為邑以至丘甸縣都是也）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鄭氏衆曰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

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地愈薄故家三百畮　賈氏公彦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者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又小司徒職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也以其室數制之者其室在都邑之内依其城内室數於四野之中制地與之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等　孔氏頴達曰農夫受田實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為三等則九等矣

衆鄭氏謂界曰都所居曰鄙非也春秋侵伐及邊境則書四鄙傳曰都城過百雉又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葢都所居鄙則界也制其地者計數土也制其域者兼疆潦藪牧也　漢書食貨志云武帝時趙過為搜粟都尉修后稷之法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之廣尺深尺為甽播種其中苗生葉已上稍耨隴草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根深耐風與旱則魏氏校所稱間隴而為甽者乃古代田之制雖歲種不易

之地亦然也以訓一易再易之地疎矣

存疑王氏與之曰都鄙以禄公卿大夫使涖事王朝而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内猶民之廛里在國邑而受田於鄉也雖為都鄙之主其地則使吏治之　或問陳氏君舉以為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朱子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合但王制以為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外諸侯

嗣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末失與　賈氏公彦曰都鄙制地域如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是也辨正王氏與之曰載師特謂家邑小都大都在稍縣畺之地耳未著公卿大夫受地之里數也賈疏所定似未足為據

案小司徒職四縣為都則一都為井者一千二十四為夫者九千二百一十六視百里之國僅得十分之

一稍𧸖耳惟其然故世禄而不虞其不給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奠如字劉音定

正義黄氏度曰自建國而下至此總叙之見王畿邦國都鄙之為一法也

桼自土會至此皆經畫土地之事所以為安擾人民之本也以下乃專言人民　康成以地職為九職非也此經所頒職事即下經所云頒職事十有二也九

職已具其中既分九職而又曰頒職事則義無所處矣上經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特標以作民職而此又分九職則事複而辭亦贅矣蓋曰地職乃其地所當承之職事也禮記郊特牲郊之日汜埽反道鄉為田燭不命而民聽上即六鄉之地職也遂人國祭祀則共野牲令野職即六遂之地職也甸稍縣都公邑當津要則服輸將給賓客師旅近川防則共修築外至邦國則春秋傳所云取於有閭之

土以共王職是也地守亦非林麓虞候之所守也山澤藪牧並列九職則林麓虞候之所守於作民職具之矣夏官司險設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掌固頒士庶子之守任其萬民用其材器以通守政若造都鄙則治其固與其守法乃此經及均人土均職所謂地守也經言地職者三切究其義皆非民職詳具各篇　鄭氏鍔謂頒執事於都鄙以待王朝之政令非也此承上建邦國造都鄙而總言其

地法則不得専以都鄙為義矣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正義賈氏公彦曰年穀不孰恐民離散故以救荒之政聚之

案周官救荒之本惟在五黨相賙及令移民通財使士師掌之而耕九餘三家有蓋藏又相賙與通財之本也此十二政乃臨時補救多方以求濟之事

一曰散利

正義鄭氏衆曰散利貸種食也

案所謂散利者發縣都之委積與泉府之征布匪直貸種食而已貸種食乃旅師春頒秋斂平時益民之政非為救荒而設而救荒時亦有焉

二曰薄征

正義鄭氏衆曰薄征輕租稅也　賈氏公彥曰均人職凶札無力征財賦此猶云薄征者統曰荒政則兼春秋穀梁傳所云一穀二穀不熟之歲而言也

三曰緩刑

正義鄭氏鍔曰凶荒民易犯禁憫而不刑則犯者益衆嚴以示禁則饑民之犯或出於不得已姑緩之可也　王氏應電曰緩刑者出輕罪俾得自食其力耳

四曰弛力弛式氏反

正義鄭氏衆曰弛力息徭役也賈疏均人職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是也

五曰舍禁舍音捨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禁若公無禁利賈疏襄公九年左傳晉侯謀所

以息民魏絳請公無禁利注云與民共是也

六曰去幾去羌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去幾去其稅也賈疏司關職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

案姦人出入至凶年更宜伺察故知此為無征

七曰眚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眚禮謂殺吉禮　鄭氏鍔曰眚與省同

八曰殺哀殺所界反徐所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殺哀謂省凶禮

九曰蕃樂蕃方袁反徐音煩

正義杜氏子春曰蕃讀為藩謂閉藏樂器而不作也

十曰多昏

正義鄭氏衆曰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

十有一曰索鬼神

正義鄭氏衆曰索鬼神者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

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

十有二曰除盜賊

正義鄭氏衆曰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賈疏上文言緩刑然盜賊不可不除故須急其刑以除之　李氏叔寶曰除盜賊特見於荒政者以盜賊凶年尤多也然使賙救拊存之責未盡而專以搏擊為能則是罔民而已故散利薄征舍禁去幾凡所以生養斯民者無所不備而彼猶為盜賊則不得已而除之故荒政

以此居末　呂氏祖謙曰前言緩刑後言除盜便是經權皆舉處凶年罹於罪固可哀矜至於奸人亦有伺變竊發者以除盜賊終之乃弭亂之道

餘論呂氏祖謙曰救荒之政約而言之耕三餘一遇凶荒則振發濟民上也平糴之政無損於國而大便於民次也所在蓄積有可通移又次焉設糜粥下也

以保息六養萬民

正義鄭氏康成曰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

一曰慈幼

正義鄭氏康成曰慈幼謂愛幼少也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賈疏見越語十四以下不從征賈疏鄉大夫職國中七尺野六尺以下力征皆免論語注六尺之孤謂年十五故知十四以下不從征

二曰養老

正義鄭氏康成曰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之屬

三曰振窮

正義鄭氏康成曰振窮拯救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

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

四曰恤貧

正義鄭氏康成曰貧無財業稟貸之

案遺人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

五曰寬疾

正義鄭氏康成曰寬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賈疏漢法癃病不可給事不算計以為士卒可事者半之謂不為重役取其半功而已

六曰安富

正義鄭氏康成曰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　李氏覯曰田皆可耕桑皆可蠶財皆可飭貸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趨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轉而為貧也使天下之富者皆轉而為貧為之君者利乎否也

案民有田里樹畜則能自養矣而老幼孤獨鰥寡及以事故耗之或疾病無依者上更有以保息之而安富尤保息之大者盖富者不安則民不務積聚而失其養者衆矣上豈能徧給哉

餘論鄧氏元錫曰於此見先王之政萬民無不得所後世虐煢獨者不足言即以鋤富強為政去教意遠矣　鄭氏鍔曰漢武算緡錢中人之家皆破海内蕭然由不知安富之道

以本俗六安萬民

正義鄭氏康成曰本猶舊也　魏氏校曰本俗者禮俗根本所在也民不忘本則善心生　劉氏彝曰使俗有根本安於其生如木之不可拔則民各戀其里閭雖有災難不忍舍而適於他邦故萬民以安

一曰媺宮室（媺音美）

正義鄭氏康成曰媺善也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　賈疏經云媺宮室明不使華美故以攻堅解之

二曰族墳墓

正義鄭氏康成曰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

賈疏死相迫明生時相近可知

案記曰絶族無移服儀禮喪服高祖以下小功三月者皆曰族此經曰族墳墓大夫職曰令國民族葬皆以有服者為限也子姓或蕃或希有續有絶惟限以五世然後宗支昭穆尚可比次兆域廣狹尚可均移過此以往則紛而難理矣必別授兆域各從所親

分守而無爭始能愈遠而不紊也

三曰聯兄弟聯兄弟一本作聚兄弟

正義鄭氏康成曰聯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賈疏喪服傳小功已下為兄弟知此兄弟是昏姻非同宗者上文族墳墓是同宗明此聯兄弟施於外姓昏姻也

賈氏公彥曰爾雅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為正

四曰聯師儒

正義鄭氏康成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　葉氏時

曰太宰繫民以九兩司徒安民以本俗皆有師儒葢道教衰則民彛亂雖欲聯而安之不可得矣　王氏應電曰制為族食之禮以合其同姓之親制為朋友之服以合其異姓之義設為庠序之教師以賢儒以道而使民相則傚此民所以内外維繫固結而不可離也

五曰聯朋友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

六曰同衣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賈疏士已上衣服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

案孅宮室為本俗之首者有廟有寢民安其居然後樂事勸功而重去其鄉也終於同衣服者民志定然後禮俗型也

通論鄧氏元錫曰保息本俗與八統九兩其事相為表裏太宰執之為民治司徒掌之為民教皆所以約

萬民於人道焉耳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正義賈氏公彦曰調和教典訖即布之施於邦國使諸侯教所治民施於都鄙使公卿教所治民

叅布教於邦國都鄙使萬民觀之也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羣吏守之也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比毗志反下同注故書受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賈疏謂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也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興其賢者受者宅舍有故相寄託也賙者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呂氏祖謙

曰五家為比其居甚近非特同其休戚亦可以察其奇衺故使之相保　王氏昭禹曰二十五家為閭則居足以相容故使之相受　陳氏傅良曰葬事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共之者以百家然後力衆易舉也至於大患難非百家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救若水旱凶荒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所能辦也惟二千五百家則其地濶庶有無可以相通　閭胥則曰書其敬敏任恤族師則曰書其孝弟睦婣有學黨

正則曰書其德行道藝視地之廣狹以求賢之大小也州長於德行道藝曰考視書爲詳而已至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所謂賢者必卓然可用之才故使之相賓　朱子曰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如棊枰布定棊方有置處

案興賢國典也而曰相賓者五物則詢於衆庶書德行道藝及孝友睦婣有學者則屬其民是使鄉人自相推擇而賓禮之也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

興能入使治之也　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及十有二職三物八刑獨列於布教於邦國都鄙之後與四官異者前所列土會土宜土均之法皆地法也土圭之法以制王畿建邦國造都鄙荒政十有二保息六本俗六以養萬民惟十有二教主於教民而皆教之大綱故與諸大政並列於前此以下則親民之吏所奉守者故詳於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之後也先儒皆云此即教法然三物八

刑乃教法之正比閭族黨州鄉則綱維布置以為施

教之地耳

通論王氏昭禹曰鄉遂之制始於五家之寡而終於

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而輯睦若一家人雖

衆而和合若一心司徒擾之則相為仁讓焉司馬用

之則相為憂患焉　陳氏汲曰古者什伍之法於州

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於

方伯連帥則聯其國故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

人舍是法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即能治一鄉者亦未之有也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正義劉氏彝曰太宰主治任之以職而已司徒主民不止任之以職又登於籍焉謂能稼穡者則登於三農之籍能樹藝者則登於園圃之籍也　賈氏公彦曰九職太宰既掌之司徒又頒之者太宰總知其事司徒是主民之官親自頒行義各有當也不言鄉遂

及公邑者舉外以包内

絫大司徒定比閭族黨州鄉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葢伍兩卒旅師軍即寄於比閭族黨州鄉之内也大司徒頒職事以登萬民小司徒乃頒比法使登其鄉之衆寡葢老幼貴賤賢能之人六畜車輦兵器之物即寓於士農工賈職事之内也

一曰稼穡

正義鄭氏衆曰稼穡謂三農生九穀

二曰樹藝

正義鄭氏衆曰樹藝謂園圃毓草木

三曰作材

正義鄭氏衆曰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

四曰阜蕃

正義鄭氏衆曰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

五曰飭材

正義鄭氏衆曰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

六曰通財
正義鄭氏衆曰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
七曰化材
正義鄭氏衆曰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
八曰斂材
正義鄭氏衆曰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
九曰生材
正義鄭氏衆曰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氏鍔曰

郝氏敬曰閒民無業閒民無常職宜不能生材而轉移執事其材實賴以生焉而與作飭化斂者同有事故曰生材

辨正王氏志長曰養竹木乃樹藝作材之事不可别為一職後鄭葢疑以頒職事不宜頒之使閒不知令其轉移執事即所以頒執事於閒民耳

十曰學藝

正義鄭氏衆曰學藝謂學道藝

十有一曰世事

案世事巫醫卜筮之屬與前經世事教能不同先鄭

引彼訓此非是

十有二曰服事

正義鄭氏衆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賈疏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

總論王氏應電曰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司徒復益以三者此三事在九職之外亦或與九職之民相出入也

冢宰任民以九職而司徒增其三冢宰制國用者也九職所任財賦所從出也司徒頒教則秀民之學道藝巫醫卜筮之世事庶人在官之服事其職事不可缺矣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　王氏與之曰三物八刑皆言鄉者教法

始於六鄉也

餘論朱子曰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賔興之法行於上者如彼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憾無以必

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不良者則固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知音智

正義鄭氏康成曰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行下孟反婣音因

正義鄭氏康成曰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

親於九族賈疏九族上至高曽下至玄孫旁及緦麻之内婣親於外親賈疏外親母妻族也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　易氏祓曰自孝而友自友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於朋友恤於鄉閭親疎遠近之序也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五禮之儀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賈疏五禮以下名目詳見保氏注吉凶之等各有其儀故曰禮之儀歌升歌舞下舞射有升降揖讓之法御有四馬

六變進退之節書言品者形聲處事差品不同數言計者多少算計逐義生稱　鄭氏鍔曰禮樂與天地同流亦名為藝何也通乎天地者禮樂之理也可以教人者禮樂之儀法也六藝之禮樂法而已矣

案六藝之目保氏注疏詳之

總論李氏叔寶曰德行藝皆析而六之恐難以責其才之全則凡於六者之中得其一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才也　王氏應電曰於此見先王學校

之教本末具舉内外交養所以人材多而風俗正也

以鄉八刑糾萬民

正義鄭氏康成曰糾猶察也 鄧氏元錫曰鄉刑教刑也書曰扑作教刑教刑非刑也其附於刑者歸於士矣

一曰不孝之刑

案大司寇職三曰鄉刑上德糾孝故為鄉八刑之首殺越人於貨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然康誥曰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則其惡甚於殺人之盜故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也

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弟不敬師長賈疏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者兼施於師長

鄭氏鍔曰兄宜念鞠子哀弟當念天顯然制刑之意終不為畢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但言不弟

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

桀不任不恤亦有刑者背朋友之付託則不義安鄰里之危困則不仁此而不懲則風俗日以偷矣

七曰造言之刑

正義鄭氏康成曰造言訛言惑衆

八曰亂民之刑

正義鄭氏康成曰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

賈疏王制注亂名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改作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總論鄭氏鍔曰人性有厚薄昏明則德不可以皆同

材有敏鈍則藝不可以皆能若六行人人當勉者也苟不修其行則害於而身禍於而家亂人倫而傷聖治是之謂戮民也加之以刑不亦宜乎　賈氏公彦曰獨六行設刑者德藝在身行乃施之於人者恐有愆負故刑以防之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正義鄭氏衆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六樂雲門咸池大

韶大夏大濩大武　鄭氏康成曰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　賈氏公彦曰六藝獨申禮樂者化民以禮樂為急也　鄭氏鍔曰惟五禮由中而制所以著誠而去偽故可以防其偽惟六樂由和而作所以滌邪心而全正性故可以防其情　魏氏校曰偽者外有所為而喪其天真情者中有所感而離其天性

案六藝中禮樂惟秀民乃能習而凡民使由五禮皆

可以防其偽使聽六樂皆可以防其情故復列之禮者稱情以立文乃所以防民之偽而老莊荀氏乃以為化性而起偽蓋溺於俗而不達於先王之禮意也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斷丁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賈疏大司寇職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獄訟相對故獄為爭罪訟為爭財散文則爭財亦為獄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

者也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　鄭氏衆曰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也士謂主斷刑之官春秋傳士榮為大士僖二十八年左傳　黄氏度曰司徒主教而預聽訟之事未歸於士猶冀其可教也

桀不服教而有獄訟謂如鄉八刑若有宅里土田工作役事相争者有地治者六鄉六遂及公邑都鄙之吏是也與猶授也付與有地治者聽斷之大司徒無

親聽獄訟之理故鄉師遂師遂大夫縣正其職皆有

聽訟之文

總論王氏應電曰自正月之吉而上建土地之圖制

畿疆之封掌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及十有二敎

荒政十有二保息六本俗六皆法之經常而不變者

一歲之中比閭族黨之長則有易置十二職亦有變

更三物以舉賢八刑以懲惡人事不齊正月之吉天

運更新必表懸而宣布之俾自上以下莫不震動恪

恭於教法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肆如字注作鬄託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某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

禮肆解去蹄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肆為四音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即體解節折為二十一體是也後鄭以肆為𨅍音謂肆解骨體為七桼士喪禮特豚四鬄

去蹄注四解之殊肩髀後鄭不從先鄭者案禮運腥其俎孰其殽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羞其肆明先豚解也

案六卿助祭者冬官既闕而太宰宗伯皆不奉牲大小司寇職曰奉犬牲則凡止言奉某牲者謂體解也唯大小司徒有羞其肆之文而小子職亦云羞羊肆羊殽則羞肆者唯牛羊耳我將詩楚茨詩俱歌牛羊

則牲固以牛羊為重矣而牛為尤重大祭祀則王所
親射故大司徒奉之云奉牛牲羞其肆者見大司徒
非直奉其體觧且兼羞其豚觧倒言之以明其重也
若羊牲則雖有豚觧而羞之者不必大司馬故於小
子職見之豚觧者薦腥也體觧者薦孰也豚觧為七
體肱二股二脊一脅二也謂之豚觧者小豕曰豚凡
用豚以七體之瀌觧之以其小也其豕犬若羊若牛
用此瀌亦名豚觧以觧豚之目目之也體觧則為二

十一體而升於神俎者十有一肱三曰肩臂臑股三曰髀膞骼脊三曰正脊脡脊横脊脅三曰短脅正脅代脅合左右肱股脅并脊為二十一以神俎用右不用左且髀不升故十有一也肆者陳也豚解七體陳之大者楚茨詩或肆或將雝詩相予肆祀則肆者其陳設豚解之名與康成引士喪禮注此固是然不必改讀作鬄而後可通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案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若宗

廟之事則無全烝先豚鮮次體鮮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正義賈氏公彦曰案大行人諸侯朝稱賓卿大夫來聘稱客散文賓客通此云大賓客者惟據諸侯來朝

給賓客

鄭氏康成曰令令遺人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　黄氏度曰修道非遺人之事遂師職賓客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司徒令遂人遂師使各於其遂行之

粢修道自大小司徒以及遂人遂師皆令野廬氏而埽除者則守塗地之人委積皆令遺人而共之者守路室候館之吏詳見遂人職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屬之屋反又音注

正義鄭氏康成曰衆庶所致役也賈疏六鄉七萬五千家取一千人致之使為挽柩之役　鄭氏衆曰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　賈氏公彥曰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　項氏安世曰引在

車所以挽車紼在柩所以別柩

餘論王氏應電曰先王於喪紀之事必極其厚且必均其職於百官府均其役於鄉遂之萬民者使夫委贄之臣各致其臣子之誠王國之百姓靡不盡其如喪考妣之情是故疾病之禱祠醫藥患難之捍衛營救無所不用其極不幸而敗亡則以身殉皆此道也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正義賈氏公彥曰凡軍旅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

之衆　鄭氏康成曰旗畫熊虎者徵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賈疏大司馬職衆至鄭旗誅後至者　王氏志長曰三王之世無所謂兵也自旗致以前徒庶皆民耳軍旅田役竣仍隸之司徒

案曰徒庶之政令者在軍及圍禁之政令則大司馬治之也聽於司馬則曰卒伍致於司徒則曰徒庶

通論黄氏度曰此六鄉之衆庶用於國中者若起野役則遂人以遂之大旗致若帥諸侯之師則大司馬

以太常致

案大喪曰帥六鄉之衆庶大軍旅大田役則曰萬民通乎畿内也鄉大夫職於大詢曰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大司徒職則曰萬民亦通乎畿内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　賈氏公彦曰致萬民于王門以待任用也　王氏應電曰寇戎之事宮正既比其官

府次舍之宿衛司士致士而頒其守此復致萬民于王門以備不虞而待任用臣民各致其守也無節者不行即鄉大夫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掌節司險無節者有譏則不達此防姦人之要法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正義鄭氏康成曰移民避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　王氏應電曰前言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矣此復言之者謂令

於邦國且不止大荒更有大札也

槩於荒政十二之中獨舉其四者四者為要大司徒

尤加之意也言令邦國者舉外以包内也都鄙之吏

可知矣　古者耕九餘三雖遇歲祲中家皆可自保

其餘貧民則發縣都之委積兼令通財而官為之責

其償可矣其遇大荒則移民以就粟盖中原之地多

不通川雖有粟而難移其通川之地則移粟不待言

矣大札移民則遷其未染時疾者以避地氣之惡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歲終周季冬也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歲夏正月朔日　賈氏公彦曰爾乃皆汝也

通論魏氏校曰治官之屬大宰不自令小宰令之五

官則自令其屬

粢小宰所令於百官府者王宮之事也故於職曰修於法曰考於事曰待而不用命者曰不共司徒所令於教官者教事也故於職曰共於事曰修而不用命者曰不正

總論王氏應電曰地官主土與民故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為大綱土會土宜土均土圭皆地法也十二職以植民生本俗以安之保息以養之荒政以聚之

十二教以達民性三物以興之八刑以糾之皆治民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以施教化遂溝洫澮川以正疆界通水利井邑丘甸縣都以稽民畜起徒役而伍兩卒旅軍師之法寓焉

槩地官所掌者地所司者徒惟所掌者地故槩土地之圖始則辨五土以知地生繼則辨十二土壤以物地事繼復辨九土以均地政因而制王畿建侯國造都鄙而經畫土地之事備矣惟所司者徒故通掌人

民之數立為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而民之室數可稽定士農工賈之籍而民之職事可核稽其室數核其職事則民之可任者與其施舍者皆無隱漏抵冒之弊矣而其大要則使人相糾勸有一善焉可得而舉也有一不善焉可得而誅也此三物八刑所以繼於其後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九